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 
第三十六回 勸進酒醉識紅粉女 扔繡帕戲耍綠袍僧

唐鐵牛二次回到牡丹堂，一問這個韓四由後邊角門跑了。唐鐵牛帶著樂寶，孟春達出了角門就追。追出去不遠，眼看見韓四在頭前奔大街上跑去。唐鐵牛一邊追一邊喊：「站住，你跑不了啦！」韓四拼命地跑，累得氣喘噓噓，大街上人來人往還挺多。他一看道旁有一個切糕車子，切糕車旁邊有一個掌櫃的。「哎！我躲到廁所去。後邊人抓我，你可不興告訴他。」這小子「吱溜」一下子就鑽到廁所裡去了。唐鐵牛他們追到這來了，「這小子跑哪去了，怎沒了。哎！我說賣切糕掌櫃的，你看見有個小子跑這來沒有？那是個壞人。」

賣切糕的這位掌櫃的，也會看人。剛才來那小子，就根據他五官相貌，那也不是好東西。他嘴裡說：「我沒看見哪，不知道跑哪去啦。」他那個手指頭卻指了指那個廁所。唐鐵牛一看就明白了，「啊，跑那去啦？」他叫孟春達到廁所裡，象抓小雞似的就把他提拉出來啦。

「綁上！」抹肩頭攏二臂，把韓四就給捆起來了。

「哎，你們為什麼抓我呀，我犯什麼罪了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你犯什麼罪了，到時候你就知道了。走！」

他們師徒三人就把韓四帶到了狀元府。周景龍立刻升堂，吩咐：「把那個韓四給我帶上來！」

「走！上堂。」

「我犯什麼罪了，你們為什麼綁我？」他嘴裡還硬呢。周景龍在當中一坐，「啪」一拍桌案，「你給我跪下，跪！」韓四一看這個陣勢，小八義弟兄們個個兵器在身，怒目而視。阮英把單刀已經亮出來啦，眼睛瞪溜圓看著韓四。他「撲騰」象羊羔吃奶一樣，就給周景龍跪下了。「您是狀元嗎？忠孝侯，我給您磕頭。」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呀，我家哥四個，我排行老四，別人都管我叫韓四，當然了，那是我小名我大號叫韓奎。」

「你是不是太師府的？」

「對。我是太師府的。」

「你在裡面擔任什麼職責啊？」

「我，我是總管。」

「那天晚上假傳聖旨，假扮太監的是不是你呀？」

「這，狀元，這不是開玩笑嗎，您把我問糊塗了。我什麼時候扮過太監啊，我怎麼假傳聖旨呢！大概你們認錯人了吧。狀元，我知道您跟太師有些不睦。當然不怨您了，太師那個人啊，生性偏狹，不能容人，依仗他官大，大官壓小官。我知道他的為人，怨恨他，那你們可不能把我刮上啊，我可沒假傳聖旨。」

「你滿嘴胡言，你今天要不說實話，我就把你推出砍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狀元，交給我吧，我外頭預備一個麻袋，我把他裝到裡頭，嘴給他堵上，扔到汴河，淹死這個兔崽子。誰也不能知道。走，跟我走。」

「別，別，別。我說我說呀。」這小子他嚇壞了，「撲通」又跪下了：「狀元饒命，我說實話。狀元您高抬貴手，饒了我這條命吧！」

「我問你什麼你就說什麼，如是實話我可以從輕懲處。」

「謝狀元。」

「那天晚上假扮太監的是不是你呀？」

「是這麼回事。那天太師把我叫到客廳去，他說叫我傳一道聖旨，把那三個人給救出來。我跟您說肺腑之言，我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他就讓我扮個太監，我哪敢不從命啊，我就來了。那三個人聽說盜玉璽沒盜成被你們給抓起來了，我就把他們救回去了。別的我全不知道。」

「你說的是實話嗎？」

「是實話。若是說瞎話您就把我給殺了。」

「我再問你，麻亞裡是不是在太師府裡呀？」

「麻亞裡，你說的是不是那個交趾國的軍師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這事我也聽說了，在太師府哪。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面。就是每天他叫我多做一份飯菜，這份飯菜送給太師的孫女桃花女。聽說可能是他孫女給送飯。究竟藏到哪兒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你說的屬實嗎？」

「我這回說的一點也沒有隱瞞。隱瞞的話您可以把我刮了。」

周景龍分析，這小子膽子小，說的可能是實話。

徐文彪在旁邊作了筆錄，「那麼，你畫供吧，簽字畫押。」韓奎趕忙就按上了手門印記。徐文彪把這個招供給周景龍看了。周景龍把它帶在身上。

「先把韓奎押下去！」

「狀元，您饒我的死罪吧。狀元您饒我吧……」

把韓奎先押下去。周景龍跟弟兄們商量了一番……最後想出了一個主意，他們由旁邊拿過一個兜囊來，周景龍寫了一個紙條，就塞在兜囊裡邊的夾層裡。「把韓奎帶上來！」

「給狀元磕頭。」

「韓奎，本公不想殺你，根據你本人剛才交代的事實，我放了你。」

「狀元，我謝謝您。找給您磕頭了。」「蹦蹦蹦蹦」，磕了好幾個頭。

「起來起來。臨走我托咐你一件事，太師府裡有一個石三郎吧？」

「對，是有個石三郎，他去的晚。」

「這個兜囊是他的，你給他帶去。我們平夷侯的帽子被他給偷去了，但他的兜囊被我們留下了，你把這個兜囊給他，把帽子給換回來。雖然不是定軍山走馬換將，這叫以物換物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辦不到嗎？」

「行，行，我想辦法把帽子給您要回來。」

「那你走吧！」

「狀元，平夷侯，眾位英雄，我謝謝啦，那我告辭啦。」

這小子離開狀元府就回到了太師府。到太師府，他來到了趙玉的屋子，推門就進去了。

「石三郎！」

「喲，這不是韓四爺嗎？」

「別管我叫四爺，挨肩膀，叫弟兄嘛。兄弟你挺好啊？」

「有事嗎？」

「我呀，想求兄弟你一件事。」他把門關上了。

趙玉一看，「總管，有什麼事你就說吧！」

「兄弟，我這就套近乎了。哥哥平時對你怎麼樣？」

「韓四爺，你平時對我關照的很周到，有話你就說吧。」

他把身上那個兜囊拿出來了。「這個兜囊我給您帶回來啦。」趙玉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不過趙玉可很聰明，「我的兜囊怎麼到你這了？」

「唉，別吵吵。您把這兜囊不是丟在狀元府了嗎，您把平夷侯的帽子給偷來了。我倒霉被他們給抓住了。抓住了我什麼都沒說，最後他們知道我是太師府的，他們也沒動我一根毫毛，最後他讓我走的時候，告訴我，他說平夷侯的帽子被你給拿來了，非讓我給他們再送回去，他說以物換物，我一聽，也不敢得罪呀，我就拿回來啦。這事可別讓太師爺知道了。若被他知道了，一追究，我呀輕的挨頓打，重者還許命都保不住。兄弟，你成全我，把阮英的帽子給我。」

「啊，這麼回事。那好吧。把兜囊給我放下。唉呀！他的帽子放哪了？你等我找一找，半天我給你。」

「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兄弟，可守口如瓶啊。」

「你放心吧！」

韓四出去了，趙玉趕忙把兜囊拿過來，他知道這是傳遞暗號。用手一摸底下把那紙條就拿出來了。周景龍寫的，告訴趙玉，在裡邊注意桃花女。桃花女是蔡京的親孫女，她知道麻亞裡藏在什麼地方，咱們現在若把麻亞裡抓住，蔡京的事就真相大白了。趙玉看完了，把這個紙條燒了。吃完了晚飯，掌燈的時候，家將來請石三郎，「太師爺在後邊請您。」等趙玉來到芝蘭室一看，裡邊人全坐滿了。牆上掛著他送給蔡京的那張畫，蔡京坐在中間，今天他的精神格外煥發。他一看石三郎進米啦，「石三郎快坐，就差你啦。」蔡京由打這站起來，一抱腕，「諸位英雄，今天晚上咱們這叫龍虎風雲會，你們大伙到我這來，今天我要給你們引見一個重要人物，這位就是交趾國的軍師麻亞裡，大伙沒見過吧？」

趙玉一看，這小子是麻亞裡呀。

「在那邊坐的那位大伙也沒見過，他是洞庭湖君山的總寨主，龍騰，龍霄漢。」趙玉一看，挨著蔡京上首坐著的這個人，四十來歲的年紀，面如鍋底，一對大環眼，頷下一部鋼鬚，象搬尖兒去鼻兒的半把鋼針一樣，穿青褂皂，外單開整，背後背著鋼刀，手裡牽著一條駒。趙玉心想，這小子怎麼牽著狗啊。

麻亞裡跟這個龍霄漢全站起來了。

「各位朋友好！」

「軍師好！」

「謝謝大家，謝謝大家。」蔡京請大家坐下。

蔡京說：「各位英雄們，我看哪，現在時機已到，諸位盼我舉旗興兵，但而今有一大難關待吾攻破。縱觀全局，吾手中所握兵權，只是部分京畿常備人馬和洞庭湖君山寨龍騰、龍寨主的屯兵，以此興兵，不能成事，唯一可借之力，就是交趾國的外援，但軍師麻亞裡現在我府內不能出城，不能去見哈天棟，我等之事只能是畫餅充饑，而今阻礙麻軍師出城的大障礙，便是朝中呂剛，城中阮英等人，故此我們應該鏟平障礙，保護軍師，我把這叫做『討阮護麻』之戰，此戰首領便是在下，可稱做是討阮護麻將軍。」

綠袍僧了然說：「太師，既已決心興兵起義，何必再稱將軍，貧僧昨夜思慮再三，斗膽給您起了一個名號，您就叫雄武天子威烈皇帝如何？」

沒等蔡京回答。眾人一轟而起，都說帝號起的響亮，有幾個人竟然跪倒封封……蔡京喜形於色說：「諸位，此時稱帝。為時尚早，待大功將成，再議此事。目下，且聽我派遣：「我封金翅大鵬蓋世英為討阮護麻大元帥。左軍師是綠袍僧了然和尚，右軍師是道長南烈門。開路先鋒奚金哥、奚銀哥和石三郎。」其他那些人蔡京也都給他們封了官了。蔡京這就算揭開了造反的第一幕。

蔡京說：「眾位英雄們，咱們今天晚上這個事，一定要作到保密，守口如瓶，誰若是透漏出去一點，當著大家的面把他抓回來，亂刀分屍。來呀，把酒端進來。」外頭家將端進一盆酒來。眾人把手指刺破，血滴到酒中，這叫歃血為盟以表忠心。蔡京舀出一碗來，「我先飲。」這幫當賊的「咕咕咕」，大伙把酒飲完了，蔡京吩咐酒席擺上。裡邊這幫人划拳行令，開懷暢飲，大吃大喝。「來，喝！喝！喝！」酒喝的差不多了，也有二更來天了。

這時桃花女站起來，端著酒來到趙玉跟前，「石三郎，咱倆乾這杯，我敬你一杯。」

趙玉也站起來了，「桃花女，現在你是皇姑了，你的大駕來敬我的酒，我敢不喝嗎！不過我這酒已經喝的差不多了，夠量了。皇姑這酒我怎麼也得喝呀。」這時綠袍僧緊挨著趙玉，兩眼不眨巴眼珠地直看桃花女。桃花女才十七八歲，借著燈光一照，這臉是粉撲撲的，真象桃花似的。綠袍僧在旁邊目不轉睛，定了神兒啦！旁邊還坐著奚氏弟兄，奚金哥、奚銀哥，尤其奚金哥在旁邊看著氣的咬牙呀。

「啊，桃花生給石三郎敬酒啦，怎麼不給我敬酒呢！」

無形之中奚金哥有最吃醋，心中有點不快。趙玉全看眼裡，「來來來，皇姑咱們乾了。乾，乾！」

這杯酒喝完了。蔡京說：「我看今天就到這兒吧，天也不早了，大家也喝不少了，我們還有事呢。酒不要過多，酒成事，酒也壞事，咱們慢慢有的是時間，以後再喝，大家回房休息吧。」

這時候大家忽拉下子站起來了。這幫人全往外走。就這轉眼之間，趙玉找不著桃花女啦，也找不著麻亞裡啦。「他們出去了！太快了。」等趙玉出了後廳，這些人全奔前院去了。趙玉安排在府內休息，這屬於蔡京的心腹，把他安排到東跨院。趙玉來到外邊一看，人全都走沒了。他心在想：阮英跟周景龍告訴我，得盯住桃花女，才能找到麻亞裡的住處。今天借這個酒勁，我得找麻亞裡去，因為他們今天喝了酒了，能有漏馬腳的地方。

趙玉順著過花園往後邊走。他突然發現一個人影，雖然是夜靜更深，男女也能看得出來。他一看楊柳細腰，這是女人走路，是桃花女。一看桃花女進了月亮門，奔那個花園去了。趙玉跟上來了，來到月亮門這兒，剛想邁步往裡來，後邊有人拍了他一巴掌。

「石三郎，你想幹什麼去呀？」趙玉回頭一看，正是了然。

「左軍師！」

「是呀！意馬勒住心猿難伏呀，怎麼著，看上皇姑下？」

「別胡說八道。」

「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！」

「我酒喝多了，我出來過過風。走！咱們回去睡覺去。」趙玉怕他看出破綻來，跟著和尚就回來了。

老和尚跟他住在一個院。趙玉進屋躺下了，老和尚也吹了燈了。趙玉躺下怎麼也睡不著，不行，我還得出去。我今天一定要找

著桃花女。麻亞裡藏到哪，聽說就她知道。趙玉「撲楞」起來，穿好衣服，推開了門。來到了當院。他一聽旁邊屋的都睡著了，裡邊有呼吸之聲。

趙玉出了東跨院就來到西跨院。他來到兩跨院一看哪，桃花女那個屋子點著燈呢，來到跟前聽，屋裡沒動靜。他用手一碰這個門「吱鈕」這門開了，沒門著。趙玉來到屋裡一看，屋裡沒人，把門又給關上了。前邊有一張床，上邊有紅緞子幔帳，紫金鉤倒掛，床上是閃緞被褥。下邊有個大躺櫃，擺著胭脂，都是姑娘用的東西。還有個梳妝台，窗台上擺著幾盆香花，什麼芭蘭香、晚香玉等，在姑娘的牙床上放著一個粉綢子手絹。趙玉納悶：「這丫頭上哪去了呢？她若是沒回來，怎麼拿著燈呢？你說她回來了，怎麼沒在屋啊！」趙玉忽然產生了一個想法，順手把手絹拿起來了。這手絹上還繡了一個小桃花，他揣兜裡了。一看那桌子上還擺了一對小鴛鴦，是玉石的。這對小鴛鴦也揣兜裡。趙玉把眼球一轉悠，我呀，讓他們內訌。我不能在這屋裡呆著，得快走。趙玉趕忙出來，把門又給帶上。縱身跳過牆頭，來到自己的東跨院。他來到院裡站了一會兒，在綠袍僧住的那屋子窗戶上「撲哧」給捅了個窟窿，把手絹給塞進去了。他自個回屋去睡覺了。

綠袍僧是幹什麼的？那是當賊的。眼觀六路，耳聽八面之風。一有動靜，「撲楞」他就坐起來了，「誰？」趕忙把燈點著了，他一看窗戶捅個窟窿，有一個手絹掉地下了。他把手絹就揀起來了，一看這粉綢子手絹上邊繡著小桃花。他一聞，手絹是胭脂味，這是女人的手絹啊，怎麼到我房裡來了呢？誰塞進來的？聽聽外面沒有動靜。綠袍僧把門打開，到外邊看了看沒有人，他又坐下了。這個手絹，看看聞聞，聞聞看看。綠袍僧半宿沒睡覺。「彌陀佛，這怎麼回事？這手絹肯定是桃花女蔡小姐的。怎麼這手絹塞到我房裡來了呢？」第二天蔡京議事的時候，大伙也全採了。綠袍僧不轉眼珠地直看桃花女。桃花盤一看綠袍僧直看她，她也納悶：「咦，這個和尚怎麼直看我呀，我有什麼毛病嗎？」這綠袍僧越看越覺得桃花女對他有意思。